



讲述人：
顾宇昂 电影制作人

顾宇昂 用影视留住乡愁

永康江、西津晚渡、古塔斜阳、总部中心……这些永康标志性的元素,都能在顾宇昂的影视作品中见到。这位外表看着粗犷,内心却充满文艺气息和家乡情结的“永康依”,是我市第一批涉足微电影的电影制作人。

敢想敢试 当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

大家都叫我 老顾。我算是永康第一批拍摄制作微电影的人。虽然幸运地走在了前头,但我其实是 半路出家 的。

2006年,从物流管理专业毕业后,我没有留在大城市,而是选择回永工作。在工作中,我了解到不少企业有宣传片拍摄的需求。于是,我自学摄像,辞职创业。2010年,我在网上无意间看到筷子兄弟的《老男孩》,才知道电影原来还能这么拍。这也成了我拍微电影的启蒙,带我走上影视创作之路。

别看现在的影视作品中常有航拍镜头,但在以前无人机是稀罕货。当时航拍可不容易,甚至要冒很大的危险,拍摄师得乘着动力伞飞上去,一只手控制,一只手拍摄,还有的人把摄像机放在气球上,但具体拍到什么画面就全看运气了。2011年,为了拍出高质量的航拍画面,我花费四万多元购置了一台无

人机,当时我的月收入不过3000元左右。很多朋友和前辈认为我被骗了,他们觉得我花大价钱去买一个不靠谱的东西,像个傻瓜。

那时,无人机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,购买过程也是一波三折。通过各种网络论坛,我好不容易联系了一位山东卖家。他住在泰山脚下,等我风尘仆仆赶过去时,他居然反悔不卖了。我只能托一位当地朋友替我说话,最终,卖家才松了口。

后来,我用这台笨重、简陋的无人机拍摄了许多珍贵的航拍画面。即使现在的无人机技术越来越完善,功能越来越完备,这台无人机仍收藏在我的工作室里。

乡情乡愁 定格永康的大街小巷

我出生、成长、创业都在永康,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有深厚的感情。为什么不用镜头为这座城市留下点什么呢?这个念头不断在我脑海里萌发滋长。经过6个多月的拍摄制作,在各方朋友的帮助下,我的第一部微电影《金都恋歌》正式问世。这部微电影以爱情为主题,在永康取景,串联起了西津桥、虎踞峡、后吴古村等本土旅游资源。但由于是第一部作品,仍有很多欠缺,因此在当时反响平平。

但很快,《我,来自永康》就火了。这是我自筹资金拍摄制作的城市宣传片,同时也承载了我的浓浓乡情。当时我们剧组在永康的大街小巷取景,跑了一个多月,甚至为了拍一个豆腐皮的镜头,半夜两点多蹲守在农户家。这部宣传片制作完成后,当晚11点多我上传至网络,第二天就有很多朋友和我聊,被这部片子刷屏

记者旁白: 在顾宇昂的工作室里,记者见到了那台久经风霜的无人机,粗糙、简陋,比现在的无人机要大得多。但这已经是顾宇昂动手改造后的第二代版本。据他说,最初这台无人机线圈外露,有的部件甚至是用筷子制成的。为什么顾宇昂敢当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呢?或许是对故乡的热爱,或许是对影视创作的追求。这条影视之路,他会继续坚定地走下去。

口述/顾宇昂 整理/融媒记者 张曼欣



讲述人：
徐晋,手工爱好者

徐晋 透过手工看世界

手工木工、瓷器修复 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手工爱好者,徐晋对手工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,他认为手工不一定是在新材料上的创作,也可以是对旧物件的改造。

手工是生活的爱好也是思想的养分

做手工很锻炼人,灵光一闪时会欢欣,制作器物过程中达不到理想效果时也会烦躁。而我坚持做手工,其一是爱好,其二是在手工制作中收获了感悟。

做手工,外在造的是器物的形,内在支撑的是文化和思想。手工早已成为我观察世界的窗口与角度,也是我应对浮躁社会的一股力量。

对手工的热爱或许源于我儿时的玩心。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很多的玩具,基本是手工制作的。折树枝做弹弓,劈竹条糊纸做风筝,自行车链条做手枪等。

我做手工不限制原材料。以前到户外玩时,我很喜欢把形状奇特的木头捡回家当装饰。2014年,我接触并自学木工后,帮朋友们做过木头戒指、木

头勺子、木筷等小件器物。2019年,我就专职做手工木工了,主要设计制作生活器皿这类实用器物,以及灯罩、茶具箱等小件家居。而学习瓷器修复则是因朋友喝茶的杯壶有裂口,网上送修又不方便,因而对这块起了兴趣。

木工是一个由粗到细的做减法的过程。一个成品从选料描线、机器粗切制成粗胚,再到细节处的加工打磨、抛光等,才能制成。在设计时,我会根据每块木板独有的纹路、颜色、形状去决定它最终呈现的东西。修复瓷器则是在破损的地方做适当的加法,要考虑金属色泽与杯壶自身花纹的适配度。木工与修瓷都需要费心费时去思考,静心尽力去操作。在自学过程中,我接触并学到了许多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学,所以手工于我而言,是一种思想上的养分,不断深入,常研常新。

用手工让旧物开出 新花

其实,我做手工还秉持着 废物利用 的观念。现在社会上被浪费的东西太多了,样式老旧的木柜、表面包浆的桌椅、出现裂口的瓷杯,旧物件在人们消费更迭中被淘汰丢弃。但旧东西并不代表没有用处,只要稍加改造,就能赋予其全新的面貌和用途。我常去木材市场收购各类木板的边角料,到建筑材料回收站、古玩市场淘来各种被废弃的老物件,如断裂的窗户木框、竹子做的舀米桶。在我的世界里,万物皆可改造,身边都是可取之材。

我曾买了舂蒜用的旧石臼,臼口历经多年的使用已有了包浆。我看着它上宽下窄,中间有个深窝的结构。我稍加制作,它便成了我围炉煮茶时的炉。还有收购来的

空木箱,里头用木板隔断,再在顶部装上把手,就是茶具收纳的提箱。我的朋友们也常来找我帮忙改造旧物,为绘着缠枝纹开口的旧瓶子做一个严丝合缝的木盖,使其变身 为茶叶罐;用淘汰掉的,原用于制作滑板的硬木料,改造成茶壶的新把手。

另外,我对五金工艺兴趣浓厚,五金在旧物改造中的用处也颇多。于是,我在二手家具市场收了一张木凳子。凳子表面已经包浆,花纹非常漂亮,但是正中间的一块木板烂掉了。我将中间朽烂的木板挖空,向芝英镇的五金老手艺人定制了一个方形的铜罐,与木凳缺口完美适配。再往里铺满碳灰,这张凳子又成了一个可以煮茶的炉具。看着被丢弃的物品在自己的手中重焕光彩,是非常有趣且意义的过程。

记者旁白: 采访中,徐晋提到曾为了解学习五金工艺,寻找我市打铁、打铜的老手艺人。但找到的老师傅大多因为上了年纪已不再打五金了,且很少有年轻人愿意主动学习接班。在弘扬永康五金文化的当下,作为文化基石的五金技艺,其传承延续该如何年轻化,是一个亟待思考与解决的现实问题。

口述/徐晋 整理/融媒记者 王筠铮



用木凳做成的煮茶炉



无人机